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解读《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上）

黄国彬 译注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3028902

I561.073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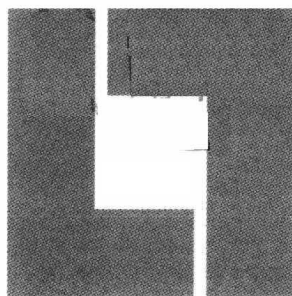
V1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

解读《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上）

黄国彬 译注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I561.073
28
V1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哈姆雷特》的汉译,也是汉语世界迄今最详尽的译注本。译本序言和前言详论莎学源流、剧作版本、各国评论家数百年来对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的评介、各欧译本的得失等,是莎士比亚研究的综论兼专论;剧作翻译精确传神,既可上演,也可细读;汉译注释详尽,就莎士比亚的剧艺、语言、意象、人物、舞台演出等均有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此书为国内莎士比亚研究、莎剧演出、翻译学研究及英汉翻译实践等方面带来全新的开拓与提升。

本书适合有志莎学研究的学者、英国文学学者、翻译学学者、比较文学学者及莎剧导演、演员等研读;对莎士比亚及莎剧感兴趣的读者也可通过此书一窥莎剧的博大精深与无穷奥妙。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黄国彬译注.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302-29137-4

I. ①解… II. ①黄… III. ①悲剧—剧本—文学研究—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2866号

责任编辑:刘细珍 曹诗悦

封面设计:刘艳芝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21.5 字 数:551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65.00元

产品编号:042782-01

丛书策划：官 力 罗选民

主 编：罗选民

编 委：

Charles A. Laughlin [美]弗吉尼亚大学

Perry Link [美]普林斯顿大学

隽雪艳 清华大学

李奭学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刘树森 北京大学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王宏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谢少波 [加]卡尔格雷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总序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大多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新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作品要求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史料或语料翔实，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

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的本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评审通过。我们期望这套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实际的作用。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目录

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

译本说明	1
译本序言：汇入莎士比亚的海洋	7
译本前言	25
人物表	143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	149
第一幕	149
第一场	149
第二场	171
第三场	201
第四场	221
第五场	237
第二幕	265
第一场	265
第二场	279
第三幕	357
第一场	357
第二场	385
第三场	435
第四场	449
第四幕	483
第一场	483
第二场	491
第三场	497
第四场	507

第五场·····	517
第六场·····	551
第七场·····	555
第五幕·····	581
第一场·····	581
第二场·····	611
参考文献·····	661

译本说明

- 一 汉译本大致以莎士比亚的 Q2(第二四开本)版为准;Q2 版有问题时,则以 F(对开本)版为准。至于版本的取舍问题,有关注释讨论个别用词、个别诗行、个别句子、个别段落时会有说明。Q2 版引文以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 ed. *Hamlet*, Arden Shakespeare, third series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6) 为准。注释中提到的 Arden Q1/F, 指 Arden Shakespeare 的 Q1 和 F 版。Q=Quarto(四开本);F=Folio(对开本)。
- 二 Q2 版和 F 版有出入时,视剧情和其他各版本(包括 Q1(第一四开本)版和现代权威版本)校订,以较优胜的版本为准。取舍原因,注释会有交代。
- 三 现代版本,包括 Sylvan Barnet, W. J. Craig, Philip Edwards, Harold Jenkins, G. R. Hibbard, George Rylands, T. J. B. Spencer, John Dover Wilson, Stanley Wells *et al.*, Richard Proudfoot *et al.* 版;英语版本有分歧时,译者还参考其他语言的译本(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译本)。各版本、译本的详细书名,见参考文献一览表。
- 四 各版本的个别用词,以至各词的用法与剧情、演出、戏剧效果的关系,注释中有详细讨论。
- 五 在《译本前言》、注释或译本的其他部分,引用外语资料时都注明出处。引用时大致有四种处理方式:(一)先引外语原

文,再附汉译;(二)有时为了保持文气的连贯,先引译者黄国彬的汉译,然后在括号里附原文;(三)引用的原文太长时,则把原文撮译或以汉语撮述;(四)处理英语引文的方式,与处理其他外语引文的方式有别(参看下文第九条)。

- 六 脚注中的讨论,涉及演出、用词、修辞技巧、版本、翻译等问题,主要供导演、演员、莎士比亚学者、翻译者、翻译研究者、比较文学学者参考。一般读者如能细阅,对莎剧的认识会加深;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初涉剧本时略而不读,也可以欣赏莎士比亚的剧艺和诗艺。
- 七 译本脚注讨论剧本正文时,先附原文。
- 八 引述莎士比亚其他剧作(即 *Hamlet* 以外的剧作)的原文时,以 W. J. Craig,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为准;出处另有注明者除外。今日,莎士比亚全集有多种版本,如 Stanley Wells *et al.* 和 Richard Proudfoot *et al.* 的版本;不过 Craig 版与传统莎士比亚全集较接近,因此大致沿用 Craig 版。
- 九 由于篇幅所限,脚注征引的英文原文一般不附汉译。由于引文的对象主要是懂汉语和英语的翻译家、莎士比亚学者、翻译研究学者、比较文学学者,不附汉译也不会造成不便。
- 十 脚注征引英语以外的外文时附汉译。汉译如非本译者的译文,会注明出处。
- 十一 脚注先列译文。为方便寻索,译文如超过一行,圆括号内列出行码。例如“我认识你父亲一相似处/不下于这两只手(211-12):”圆括号中的“211-12”指汉译剧本中的 211 至 212 行。
- 十二 剧本引文的出处,有幕数、场数、行数时,一般以阿拉伯数字标出,幕数、场数、行数之间以圆点分隔,有别于过去学者以罗马数字大写和小写标示幕数、场数的做法。例如:“1. 2. 3-8”,指第 1 幕第 2 场第 3 至第 8 行,不用过去的“I. ii. 3-8”。引述其他论者的引文时,如该论者不用阿拉伯数字,则采该论

者所用的数字,如“1. ii. 3-8”指第 1 幕第 2 场第 3 至第 8 行。引文为原文(英文)时,行数以原文(英文)行数为准。

十三 由于莎剧有多种版本,加以正文中常常出现诗和散文两种体裁,排版、分行并不统一,今日各版本的幕数、场数、行数彼此不尽相同,有时也与本译本相异。在直接引文中提到的幕数、场数、行数,以有关版本的幕数、场数、行数为准。比如下列引文,出自 Spencer, 207:“This is appropriate, for it later *cries under the stage*(1. 5. 148)...”括号中的幕数、场数、行数,以 Spencer 版的幕数、场数、行数为准,意为“第 1 幕第 5 场第 148 行”。

十四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诗剧;除了个别例外,诗行一般用抑扬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无韵诗体(blank verse),每行五个音步(单数 foot,复数 feet),每个音步两个音节,前抑后扬,称为抑扬格(iamb 或 iambus);也就是说,每行十个音节。有时候,角色甲的一句话可能不足五个音步,未能独立成为抑扬五步格的一整行,要待角色乙补足;补足时在下一行紧接角色甲的话排列,排列方式与单独成行的话有别。譬如 Thompson and Taylor 版第 2 幕第 2 场 80 行:

VOLTEMAND

[...]

As therein are set down.

KING

It likes us well.

沃提曼

[.....]

则胪列于此。

国王

朕为此感到高兴。

沃提曼的话(“As therein are set down.”)只有三个音步,六个音节,单独分析是抑扬三步格(iambic trimeter);国王

的话(“It likes us well.”)是两个音步,四个音节,单独分析是抑扬二步格(iambic dimeter);沃提曼和国王的两句话组成一行,才成为抑扬五步格,共十个音节,音步划分如下:

As there|in are|set down.

It likes|us well.

则胪列|于此。

朕为此|感到|高兴。

有时候,一行五个音步(十个音节)甚至会分三次才说完。譬如 Thompson and Taylor 版第 1 幕第 3 场第 10 行:

LAERTES

[...]

No more.

OPHELIA No more but so. [有的编者和演员用问号。]

LAERTES . Think it no more.

雷厄提斯 [……]

不外如此。

欧菲丽亚 不外如此吗?

雷厄提斯 别再想了。

音步划分如下:

No more.

No more|but so.

Think it|no more.

不外|如此。

不外|如此吗?

别再想了。

原作中以轻重音构成抑扬音步。第一句(“No more.”)一个音步,两个音节;第二句两个音步,四个音节;第三句也是两个音步,四个音节;三部分共有五个音步,十个音节,在行码中只算一行。汉译的韵律以顿(也可称为“音组”)为单位,每顿(或每一音组)有一字至四字。在上述的汉译例子中,第一部分(“不外如此”)有两顿(或两个音组),相等于原文两个音步;第二部分(“不外如此吗”)也有两顿,也相等于两个音步;第三部分(“别再想了”)只有一顿,相等于一个音步(有时候,四字顿可以弹性处理,相等于两个二字顿或一个一字顿加一个三字顿)。有时候,原文一行可能有多个英语专有名词,每个专有名词有多个音节;译成汉语,五顿可能容纳不下。遇到这样的情形,汉译要破格,一行可能超过十个音节。

十五 理论上,在莎士比亚原著中,每行五个音步,十个音节,但也有不少例外:有的诗行超过十个音节,有的诗行不足十个音节。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的格律也并非完全统一。

十六 在原著各个版本中,诗行的排列方式并不一致。比如说,Barnet, Jenkins, Thompson and Taylor 的三个版本就有颇大的分别。就分行的方式而言,汉译择善而从,并没有墨守某一版本。不过演员或读者念诵时,应该感觉到译文的节奏与一般散文汉译的节奏有别。也就是说,在汉译本中,译者既译莎士比亚的“剧”,也译莎士比亚的“诗”。

十七 引文出处,在括号内或括号外附有作者名字和页码;书名和出版资料可按作者名字在参考文献一览表中寻索。

十八 原文各版本的场景说明、演出说明(stage direction, 又译“舞台说明”)字体不尽相同;在注释中征引时,全部用斜体(italics)排印。

十九 译本酌量采用 Q2 版以外的演出说明,供导演和演员参考。这些演出说明在正文出现时,排印在方括号内。本书所用的方括号有两种:(一)汉语所用的六角方括号“〔〕”;

(二)英语或其他外语所用的四角方括号“[]”。原文(指莎士比亚原稿)已有的演出说明,如出现在剧中人物名字和对白之间,则用圆括号标示。例如第1幕第5场156行对白前和对白后的演出说明:

鬼魂(在舞台下)发誓呀!

[贺雷修和马瑟勒按着哈姆雷特的剑柄。]

“在舞台下”是原文已有的演出说明,不过由于出现在对白之前,为了避免混淆,在Thompson and Taylor版和译文中都以圆括号标示。对白后的演出说明(“贺雷修和马瑟勒按着哈姆雷特的剑柄。”)是后人所加,为原文所无,因此以六角方括号标示。在同一页第一个脚注中,四角方括号用来标示英语引文所无的资料;也就是说,四角方括号内的文字或标点符号为译者所加。

二十 在引文或注释中,*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大词典》)缩略为OED,不再引述编纂者名字。就英语词语的定义、用法、词源资料而言,*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英语世界中的最高权威。就译者所知,莎士比亚作品的编者(如Thompson and Taylor, Jenkins, Hibbard, Wilson)、专家、学者注释、讨论莎士比亚作品的用词时,都以这部词典为准。本译本的注释,除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外,也直接引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年,第二版)。

二十一 《圣经》的英语引文,出自*The Holy Bible*(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汉译引文,录自新标点和合本。二书的出版资料,见参考文献一览表。

二十二 剧本正文的每一场,除第一页外,单数页右上角印有该页末行的幕数、场数、行码,双数页左上角印有该页首行的幕数、场数、行码,方便读者检索。

译本序言

汇入莎士比亚的海洋

——《哈姆雷特》汉译序言

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论所涉语言之多、涵盖范围之广、探索程度之深、参与人数之众,没有一个领域比得上莎士比亚研究。就规模而言,红学和但丁研究是最接近莎士比亚研究的了,但也有所不及,充其量是印度洋、大西洋之于太平洋。^[1]

要略知太平洋有多大,请听莎士比亚专家霍勒斯·弗内斯(Horace Howard Furness)1908年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结尾的一段话:

Lastly, let me entreat, and beseech, and adjure, and implore you not to write an essay on Hamlet. In the catalogue of a library which is very dear to me, there are about four hundred titles of separate editions, essays, commentaries, lectures, and criticisms of this sole tragedy, and I know that this is only the vanguard of the coming years. To modify the words, on another subject, of my ever dear and revered Master, the late Professor Child, I am convinced that were I told that my closest friend was lying at the point of death, and that his life could be saved by permitting

[1] 读者只要翻翻《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和《莎士比亚考察》(*Shakespeare Survey*)这两本期刊,就知道莎士比亚研究在世界文学研究的舞台上占怎样的地位。

him to divulge his theory of Hamlet, I would instantly say, 'Let him die! Let him die! Let him die!'^[2]

最后,容我恳求央求肃求哀求各位,不要再撰文讨论哈姆雷特了。在一个为我十分珍爱的图书馆里,图书目录中,仅仅《哈姆雷特》这一悲剧,就有四百多条,其中包括不同的版本、论文、阐释、讲稿、批评;而且我知道,这些条目不过是未来岁月的先头部队。已故的柴尔德教授,是我一直敬爱的老师;他就另一题目的发言,稍加改动,即可形容我的立场: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最亲密的挚友此刻在病榻上即将去世;只要我准许他披露有关哈姆雷特的新理论,他的生命就会得救,我会马上说:“让他去世好了!让他去世好了!让他去世好了!”

弗内斯是新集注版莎士比亚(New Variorum Shakespeare)《哈姆雷特》一剧的编者。这一集注本,皇皇两大巨册,于1877年在美国费城出版,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中有崇高地位。弗内斯教授专研莎翁,对于有关莎翁的文献或理论,按理应该像韩信点兵那样,采多多益善的立场;可是到了最后,竟也对“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哈姆雷特》文献、新论……感到吃不消,宁愿最要好的朋友辞世,也不愿再听有关哈姆雷特的新论,可见有关哈姆雷特的文献是怎样浩瀚的烟海。102年后的今日,哈姆雷特研究已经以几何级数飞升为天文数字。^[3] 仅以20世纪90年代为例,据《莎士比亚季刊周

[2] 转引自Thompson and Taylor, 1。讲词中的Professor Child(柴尔德教授),全名为法兰西斯·詹姆斯·柴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 1825—1896),是语文学家,专门收集英格兰和苏格兰歌谣,1857—1858年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弗内斯。弗内斯离开哈佛后,与柴尔德一直保持联系。参看Thompson and Taylor(1)注。

[3] 哈里·莱文(Harry Levin)在《哈姆雷特疑团》(*The Question of Hamlet*)一书(3-4)中指出,自从《哈姆雷特》集注本(Variorum Edition)于1877年出版后的60年内,“每隔不足十二天,就有某种与《哈姆雷特》有关的新出版物问世”(“twelve days have not passed without witnessing the publication of some additional item of Hamletiana”)。莱文写完《哈姆雷特疑团》一书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已,以《哈姆雷特》为主题的专著越出越多。莱文的论著,出版于1959年,距今51年。51年后的今日,情形更“一发不可收拾”。

年书目》(*Shakespeare Quarterly Annual Bibliography*)所录,每年有关《哈姆雷特》的出版物平均超过四百。^[4]今日,如果弗内斯在世,再到哈佛演讲,结尾时一定不再说“Let him die! Let him die! Let him die!”,却会改口说:“Let THEM die! Let THEM die! Let THEM die!”(“让他们去世好了!让他们去世好了!让他们去世好了!”)^[5]

1933年,但丁专家格兰真特(Grandgent)谈到但丁研究时说过:“To keep well abreast of the Dante literature that now appears from year to year would require a man's whole time.”

[4] 参看 Thompson and Taylor, 1-2. J. Dover Wilson 在 *What Happens in Hamlet* 一书的序言中(vii),提到“有关这部剧作〔指《哈姆雷特》〕的始终滔滔不绝、始终有增无已的书籍和文章”(“the ever-flowing, ever-increasing, stream of books and articles about the play”),对“哈学”的发展也形容得十分贴切。

[5] 这个“他们”(“them”)所牵连的人,至少还包括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Bate and Rasmussen(18)指出,“过去三百年,从不间断,每隔二十年左右,就有大规模的全新莎士比亚全集出版。”(“every twenty years or so throughout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there has been a major new edition of his [Shakespeare's] complete works.”)编一部“大规模的全新莎士比亚全集”,需要多少人手,对莎士比亚作品略知一二的人都可以想象;那么,“Let them die!”这句诅咒如果真的灵验,学术界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如果莎剧译者(包括本人)也在诅咒之内,则进入那“永不公开的/国度”(“[the] undiscovered country”)的队伍会更加浩荡——其浩荡程度,相信伟大如莎翁的但丁才能够准确形容:“E come li stornei ne portan l'ali/nel freddo tempo a schiera larga e piena, /così quel fiato li spiriti mali: /di qua, di là, di giù, di su li mena; /nulla speranza li conforta mai, /non che di posa, ma di minor pena.”(“恍如欧棕鸟一双双的翅膀,在寒天/把它们密密麻麻的一大群承载,/狂风也如此把邪恶的阴魂驱掀。/他们被吹上、吹下、吹去、吹来,/得不到希望的安慰;不要说稍息,/想减轻痛苦也无望啊,唉!”(《神曲·地狱篇》第五章40至45行)。意大利原文见 Alighieri, 460;汉译见黄国彬,《神曲·地狱篇》,179。“永不公开的/国度”(“[the] undiscovered country”)一语,出自《哈姆雷特》的主角在第三幕第一场55至89行的独白(也是莎剧——以至全世界戏剧——中最有名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指死亡后的境界。正因为研究莎士比亚的人多如“密密麻麻”的“欧棕鸟”,哈里·莱文(Harry Levin)才有以下一语:“过去,已经有许多人谈过《哈姆雷特》一剧。今日,如果有人贸然再写什么文字谈《哈姆雷特》,则这些人之中,谁也不能实实在在地说出,他能够撰文谈同一题目,有多少功劳属于前人,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功在个人,不属于前人的功劳又有多少。”(“no one who is incautious enough to write anything about *Hamlet* can honestly say just how much he owes—or what, if anything, he does not owe—to the many previous writers on the subject.”(Levin, x))。